雙槐歲抄

雙槐歲抄卷第六

北京十景

北京自元建大都已有所謂八景不知何人品題至我朝
太宗文皇帝因潛淵定天邑當時翰林諸儒臣胡廣輩作爲八景詩傳播海內天順辛巳端午節
英宗睿皇帝賜文武侍臣以扇有御製七言古詩十首凡千一百二十言即前所謂八景曰瓊島春雲太液晴波薊門烟樹西山霽雪居庸疊翠玉泉垂虹盧溝曉月金臺夕照而益以二景則東郊時

雨南風秋風也明年壬午亦以端午　賜扇面
御製清暑解愠二歌大槩言爲臣者仰輔
上德俯恤民隱助隆代天之績云爾蓋
國朝賜常朝官扇竹骨銅釘鈒書經傳格言以示訓
飭越一二日乃召大僚于内殿賜象骨銀釘鈒扇
然但畫以物象其有
御製詩惟此二年爲然

太玄洞極潛虛

蔡元定曰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
有加矣楊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

七象司馬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今
攷之太玄八十一首曰中曰周曰礥曰閑曰少曰
戾曰上曰干曰狩曰羨曰差曰童曰增曰銳曰達
曰交曰耎曰傒曰從曰進曰釋曰格曰夷曰樂曰
爭曰務曰事天玄曰更曰斷曰毅曰裝曰衆曰密曰
親曰斂曰彊曰睟曰盛曰居曰法曰應曰迎曰遇
曰竈曰大曰廓曰文曰禮曰逃曰唐曰常曰度曰
永曰昆地玄曰減曰唫曰守曰翕曰聚曰積曰飾曰
疑曰視曰沈曰內曰去曰晦曰瞢曰窮曰割曰止
曰堅曰成曰闕曰失曰劇曰馴曰將曰難曰勤曰

養人玄洞極二十七象曰生曰萌曰息曰華曰茂曰止曰安曰煥曰實爲天曰資曰用曰達曰興曰紊曰悖曰靜曰平曰序爲人曰育曰和曰塞曰作曰爍曰幾曰抑曰宜曰通爲地潛虛五十五行曰元曰裒曰柔曰剛曰雍曰昧曰昭曰容曰言曰慮曰聆曰覿曰繇曰儕曰得曰罹曰耽曰冄曰郤曰庸曰妥曰蠢曰訒曰宜曰忱曰喆曰戛曰特曰偶曰暱曰續曰考曰范曰徒曰醜曰隸曰林曰禋曰準曰資曰賓曰戒曰斅曰乂曰績曰育曰聲曰興曰痛曰泯曰造曰隆曰散曰餘今按三家之作太玄優矣邵

子以雄知曆之理最所稱服者厥後元定之子沉作洪範皇極內篇亦準卦氣與八十一首同

夏二子

宋宣和中進士永福吳元美作夏二子傳畧云天命商以伐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聲其刻剝之罪當是時清商颷起義氣猎揚烈風四掃宇宙清廓夏告終于鳴條二子之族無大小長少皆望風殞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飲而鼓舞於清世矣夏二子謂蚊蠅也其鄉人鄭瑋得之往訴秦檜謂其譏毀大臣編管容州尋謫死于南雄

按韓昌黎雜詩曰朝蠅不可驅莫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意正如元美所云偶閱鄭文寶江表志楊鸞詩曰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鸞即南唐湯悅校文時舉子問欲用堯舜字不知是幾事者也適友人東陽王進士可以璧玖至相與質之良璧謂曰子謂元美本昌黎安知鸞不本昌黎邪二十八字眞非苟作者元美致禍而鸞則倖免耳余曰子可謂善爲鸞解嘲矣相與大笑因書之

曹教諭詩評

松江曹教諭詩評謂

國朝詩不及前代諸名公似唐人者惟曾學士棨巢睫集而已入選者亦惟曾詩爲佳七言以詠物弔古爲難劉伯溫題二喬圖云江上桃花紅粉膩偶然吹入玉堂來東風日暮和烟雨多少飄零委綠苔古永李子儀墨梅云詔遣明妃出漢宮粉香和淚泣春風玉顏翻作寒鴉色悔不將金買畫工詠物弔古使無題亦難倩也浙人張庸題陶穀驛亭云蒼葯織簟湘紋涼綠羅裁衣蘭麝香銀燭光搖

夜將半琵琶曲終人斷腸不必加貶自有清意可謂佳作也四明李照王荊公墓云天津橋上鵑聲急巳卜先生相本朝百世雄文凌白日千年新法苦青苗富韓國老緣誰去汴宋基圖自此搖荒塚卧麒麟寒食後東風不見紙錢飄意則太露矣且謂

國朝詩人不一佳者多不入選如李昌祺題文丞相硯云巳矣斯人不可見留得忠肝涅不淄千載空遺補天石一泓正是化龍池黃簾綠幙承恩日殘照西風倚馬時寄語玉堂揮翰手他年留寫首陽碑瞿佑題和靖墓云詩落人間有墓存誰歌楚些

爲招魂愁連芳草春無迹吟斷梅花月有痕華表柱存遼鶴返少微光霣楚天昏生芻一束人如玉想像高風酹酒尊四明張楷觀浙江潮云當午春雷震海門初來遠客欲消魂陳開即墨牟爭觸戰罷昆陽馬亂奔伍相精靈何日散錢王功業至今存天涯一點青山小矻立中流任吐吞臨川黎擴擬唐宮人入道云高髻雲鬟罷舊粧黃冠初入白雲鄉碧桃春雨心初定紅葉秋風怨已忘行道宛如隨玉輦步虛清似舞霓裳多情惟有長門月來伴吹簫引鳳凰紹興劉師邵失鸕鷀云來從西域

養經年飛入青雲最可憐銀甕空遺香稻水雕籠閑鎖落花烟能言每憶來書幌學舞長疑在綺筵此去想應尋舊侶隴山雲樹尚依然嘉禾陳延齡岳王墓云一自班師下內廷中原渾覺猒膻腥兩宮環珮烟塵迥百戰河山草木青雨暗靈祠嘶鐵騎月明陰井泣銀瓶淒涼古墓西湖上老樹悲風不忍聽僧德珉姑蘇懷古云西施一笑破姑蘇長使行人淚眼枯輦道落花春走鹿琴臺明月夜啼烏夫差古墓迷黃壤伍相荒祠暗綠蕪獨有靈巖山色在崢嶸樓閣矗浮圖此數詩大類元體亦未

見其進於唐也振大雅之音上追漢魏豈尚有待乎

禱神弭冦

正統末吾邑多鬼物有白晝見形抛磚弄瓦者予先府君禱諸城隍夢神云時方大亂可誦妙法蓮華經覺而飯僧先府君因諳誦焉景泰改元冦果至先府君在外予䈬谷神櫝抱主避之而冦去先府君歸日益諷誦以函盛經供奉嚴潔是年六月先府君遘疾十二日流璃燈墜焚函經七卷燬盡無餘案卓一無所損是日先府君捐舘亦異事也禱

神一念精誠遂致弭寇故曰心者人之神明豈待外求哉

先聖大王

正統改元之春郡國多蝗三月有制分命大臣捕之工部右侍郎邵旻往保定至府西北四十五里爲滿城縣縣之南門有先聖大王祠父老言往歲遇蝗禱之立應時天久不雨蝗生徧野捕之愈盛旻乃如父老言帥郡縣吏齋沐禱于祠下旬月間蝗果殄息乃勒石以章神功神姓項氏名託周末魯人年八歲孔子見而奇之十歲而

古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神史記甘羅傳項槖七歲爲孔子師者此也第土人誤謂託耳叟以大臣精誠不能格天而小兒祆鬼是禱亦可笑也巳

草廬原理

元草廬先生吳文正公澄嘗作原理予愛其稽據明白分爲上下二篇其上篇原天地陰陽之理曰天地之初混沌洪濛清濁未判莽莽蕩蕩但一氣爾及其久也其運轉於外者漸漸輕清其凝聚於內者漸漸重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爲天重濁者積塊成形而爲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

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則地處天內安靜不動天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中不陷不墜岐伯所謂大氣舉之是也天形正圓如虛毬地隔其中人物生於地上地形正方如博骰日月星辰旋繞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而復左天之積氣爲辰凡無星處皆是猶地之土也積炁之中有光耀爲星二十八宿及衆星皆是猶地之石也日月五緯乃陰陽五行之精成象而可見者浮生太虛中與天不相係著各自運行速遲不等天左旋於地外一晝夜一周匝

自地之正午觀之則其周匝之處第二日子時微有爭差蓋周匝而觀之觀天者定其闊狹名曰一度每日運行一周匝而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日三時有奇則地之午中所直天度始與三百六十五日以前子時所起之處合故定天度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有奇日亦左行晝行地上夜行地下晝夜一周匝但比天度則不及一度蓋日之行也與地相直處日月齊同無過不及而天之行也與地相直處一日過一度二日過二度三日過三度故曆家以日之不及天而退一度者爲右

行一度蓋以截法取其易解耳天傾倚於北如勁風旋繞其端不動曰極上頂不動處謂之北極高出地上三十六度其星辰常見不隱以偏依於北方故曰北極下臍不動處謂之南極低入地下三十六度其星辰常隱不見以其偏近於南方故曰南極南北二極相去之中天之腰也謂之赤道日所行之道春秋二分正與天之赤道相直故其出沒與地之卯酉相當是以景短而晷長晝刻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而南至秋分則與赤道相直秋分以後行赤道南冬至則去南極最近故曰

日南至而其出沒則與地之辰申相當是以景長而晷短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又移而北至春分則又與赤道相直日極於南而復北則爲冬至至下年日道極南復北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三時不蒲故天度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餘日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天度有餘日度不足故六十餘年之後冬至所直大率差一度是謂歲差月亦左行猶遲於日一晝夜不及天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蓋日行疾於月而退度不及天一度反若

遲然月行遲於日而退度不及天十三度有奇反若速然日之行三十日五時有奇而歷一辰則爲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則爲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十二朔虛凡五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載則積之三十日而置一閏日之有餘爲氣盈月之不足爲朔虛氣盈朔虛之積是爲閏餘五星之行亦猶日月其行有遲速其行過於天則爲逆其行與天等則爲留其行不及天則爲順日

月五星之與天體相值也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横截之謂之道月之行也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爲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爲望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横不同道若横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蝕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横不對道若横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食之分數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寡月朔後初生明時昏見于庚下明上暗象震上弦時昏見于丁下明巳多而上猶暗象兑望之時昏見于甲全體皆明象乾望後初生魄時晨見于辛下暗上明

象巽下弦時晨見于丙下暗巳多而上猶明象艮晦之時晨見于乙全體皆暗象坤地西北高而多山東南下而多水先天方圖法地乾始西北坤盡東南故天下之山其本皆起於西北之崑崙猶乾之始於西北也天下之水其流皆歸於東南之尾閭猶坤之盡於東南也夫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爲氣陰爲質陽成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勁如鼓皮物之大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曰動直則實莫實於天地之成形雖似實然其形

跡通如肺氣升降出入其中故曰順曰柔曰靜翕曰動闢則虛莫虛於地然則陽實陰虛者正說也陽虛陰實者偏說也觀此則理學類編諸書所言渾儀曆法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皇極觀物

邵子皇極經世所論性情形體飛走草木解之者未有能指其為何物祝氏鈐朱隱老集說諸家皆不能明亦惟草廬能言之其原理下篇曰天有四象地有四象日月天之用星辰天之體水火地之用土石地之體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日陽中陽月陰中陰星陰中陽辰陽中陰水柔中柔火柔中剛土剛中柔石剛中剛錯而言則天亦有剛柔地亦有陰陽日陽也月陰也星剛也辰柔也水陰也火陽也土柔也石剛也日火之精爲夏之暑月之精爲冬之寒星體光耀爲晝之明辰體昏暗爲夜之晦水氣下注而爲雨火氣外旋而爲風土氣上蒸而爲露石氣內搏而爲雷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耳目口鼻爲首猶天之日月星辰也脉髓骨肉爲身猶地之水火土石也心[illegible]脾腎四藏屬天肺肝胃膀胱屬地指節十二合[illegible]

二十四有天之象焉掌文後高前下山峙川流有地之法焉物有飛走草木四類細分之十六飛飛者鴻鵠鷹鸇之屬性之飛飛之性也飛走者鳧雞鴨鳧之屬情之飛飛之情也飛木者隼鳩燕雀之屬形之飛飛之形也飛草者蜂蝶蜻蜓之屬體之飛飛之體也走飛者蛟龍之屬性之走走之性也走走者熊虎鹿馬之屬情之走走之情也走木者猿猴之屬形之走走之形也走草者蟻蛇之屬體之走走之體也木飛者松栢之屬性之木木之性也木走者樟櫟之屬情之木木之情也木木者梹

樸荊榛之屬形之木木之形也木草者楮穀木芙蓉之屬體之木木之體也草飛者竹蘆之屬性之草草之性也草走者藤葛之屬情之草草之情也草木者蒿艾之屬形之草草之形也草草者菘芥之屬體之草草之體也觀此似是創自胸臆他無所攙容或牽合終不若上篇之純耳余謂邵子元會運世之說寅爲開物戌爲閉物其源出於佛老佛氏之書曰過去名莊嚴刼現在名賢刼未來名星宿刼謂之三世過去世界磨滅之後經無量時有大風起吹水聚波濤沸湧生大沫吹置空中從

上至下依舊建立天地久後大海枯乾天下烟起漸至磨滅此即開物閉物之說也然猶未詳也老氏之書曰天地之數有五劫東方起自子曰龍漢爲始劫一炁孕於空洞之中大無之始上無復色下無復淵混沌溟涬如龍變化周流於虛空也南方起自寅曰赤明爲成劫運推數極三景開明猶皇極開物之會也中央起自卯曰上皇北方起自午曰開皇俱爲住劫梵氣彌羅萬範開張元綱流演立天生地西方起自酉終于戌曰延康爲壞劫以日言之爲夜以人言之爲死猶皇極閉物之會

也然則皇極觀物之云者其殆二氏之緒論哉

性敏善斷

武城王道亨 士嘉 年十八貢入太學後就銓爲大同府山陰知縣性敏善斷有瞽者齎鈔百緡醉臥城南荊樹下覺則亡矣訴於道亨道亨曰此荊樹爲妖也即出城按問民大駭皆競從之令人密捕不往者得一人倉皇失措訊之果服遂還其鈔而罷代府內藏失鈔幣而戶牖封識宛然莫知其由王以道亨有知畧召問之道亨至祭視氣樓似有物嘗往來而非人跡疑爲狙所竊乃列幣庭中伺

街狙過而伺焉一狙果攫取之因詰其主主即欵服盡還之官自是鄰邑有訟皆請決焉母老就養山陰嬰疾忽氣絕道亨哀號聲徹天地母得復蘇由此治行聲名大著緊遷方面正統初官至禮部侍郎初道亨五歲而孤母教之聰敏好學遂爲邑庠生年十二已能賦詠作古塔詩云浮屠何代建峭拔入雲端絕頂登臨處摩挲星斗寒鄉先生劉中行見而奇之曰寇萊公舉頭紅日之句不過是也他日必至公卿果如所言

龔稍揮氣節

正統十三年二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先是巡按御史柳華檄各郡縣凡城郭鄉村大小巷道皆尾俱栅一隘門門上重屋各置金鼓器械鄉村亦者立望高樓於四隅小則立於其中編各鄉民爲什伍設総小甲統率之夜則輪宿重屋鳴鼓擊柝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人罔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例於輸租外餽田主以新米鷄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租輸於遠者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至乃

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其弓兵數人縣聞于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鬬殺傷殆盡至是懼討乃刑白馬歃血誓衆遂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僞號署官職八閩騷動

詔遣都督劉聚爲總兵都督陳詔劉德新爲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括蒼賊葉宗留咋諸途陳韶與戰敗死楷請濟師十四年

詔以寧陽侯陳懋爲總兵征夷將軍保定伯梁珤平江伯陳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爲左右

副叅刑部尚書金濂叅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梧監軍御史丁瑄張海紀功大發兵討之春二月師次建寧而茂七先攻郡城爲延平官軍所殺傳聞張楷詩有句云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遠近憂歎初不知茂七之遽死也已而餘黨推茂七兄伯孫爲主傳聞茂七果死始有向前意於是慕府下令立賞格能擒殺其黨與斬敵同自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撫之衆莫敢往惟千戶龔遂榮與致仕驛丞周鑄毅然請行遂榮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

諭以禍福老人闔家扣頭謝因設卮具遂榮與鑄
飲食之意氣揚揚略不為動食竟就馬抵巢穴盡
降其衆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鬬自茂七起事
常在行間伯孫左右倚仗之遂榮鑄乃寓書留孫告
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諜佯告若誤者傳致之伯孫
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
來降伯孫竟敗就執賊衆遂散閩地悉平師還幕
府上功兵部時新被狄難用事者方大保護京師
之功[illegible]其賞弗行遂癸子學舍屬文若貧受徒自

絡徑門四日口不言功默默守故職丙午孟春時

睿皇帝歸自北狩尊爲

太上皇居南宮幽閉如狴牢至穴牆以通飲食一時

用事諸大臣方倡與子之說遂榮獨草疏請還政

于

睿皇疏未上而語泄

景帝大怒下遂榮獄將殺之會　赦猶杖之幾死攣

不能行者數年

睿皇復辟始授指揮僉事云

香山教諭平南張公輝以廣右解首自負文學為人甚温雅踈俊士子敬之景泰元年來主師席忽見廨舍井中有人衣紅出而招之輝素有膽氣呵罵之走上蓮峯而滅次日會飲縣堂與丞爭坐位交相拳毆歸投井死縣官收斂輝尸遂填其井其子孫至今貴顯豈輝有學行天于非命天故報之獨厚歟

旌忠祠

英廟九齡嗣位寵信司禮太監王振竊弄威福或請太皇太后張氏垂簾聽政不允一日 召英國公張

輔內閣楊士竒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見便殿宣
振至前戒諭之正統壬戌　太后崩振恣肆作大
宅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祝釐自撰
碑文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令陷虜中
反為虜用籍其家產玉盤徑尺者十枚金銀十餘
庫馬數萬疋族黨皆坐誅夷宅沒入官改京衛武
學天順改元振黨以聞　上大怒曰振為虜所殺
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　詔復其官刻
香木為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北祠之勑
賜額曰旌忠僧然勝奉其香火寅緣以孝行被旌

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任以語州人羅綺時綺以副都御史降叅政家居爲人奏其謗訕皆獲罪許學士彬積不平賦詩曰忠臣偶爾陷　車駕孝子胡然傷髮膚智化寺中祠屋上薊門風峻夜啼烏

王忠肅公

王忠肅公翶自總督兩廣軍務入爲太宰與內閣李文達最相得一日偕文達趨召入文華殿英廟臨前楹見之顧問畢去見其衣後穿呼還笑問其故公頓首對曰臣適在部衣此聞　命遂不及易臣聞君命召不俟駕而暇易衣乎　賜綺一端

扣謝而出 上益知其誠恪可用嘗至東閣立候逶見從行主事與左順門內竪談笑公呼之謂曰曾讀論語鄉黨篇乎過位色勃如也此地近 奉天門御榻豈嬉笑處邪其敬慎如此馬恭襄昂代公總督及入爲大司馬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諾也夫人爲壻求遷官至下跪公叱罵之終不遷每遇銓除人無敢干以私者主事曹恂旣陞參議出至通州病還公爲奏聞有 旨仍舊職恂怨公遇于朝捽公毆之公凝立不動觀者謂恂必得重罪公具言恂實喪心求 旨罷其官令有司妨閑

出入而已景泰時召妖妓李惜兒入宮優人張甚通同東廠邏者害及舉子子在太學上疏言正身正家六事禮部奏　旨本無他意楊興濟善必欲文致子罪以問公公徐曰　皇上光復之初乃首罪一監生邪善赧而止吁公之盛德何能盡書也

薛尚書論禮樂

天順改元薛公繼遠遠自戸部郎中超拜本部侍郎從人望也子上疏時獲免罪責公有力焉尋延子長安西邸以教其子每謂子曰向使禮部說行子固今之陳東也然宇宙內事當視爲性分子其

勉之公博學無所不通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皆涉其要嘗出周禮及逸周書示予曰周禮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王安石解保郊所以防患祀于社所以弭兵非也當作一句謂郊社同在一處盖泰壇方三百步四周爲壝宮據魏儒劉芳言則壇有四門門外爲四郊觀觀禮大畧可見故逸周書曰設大社于周中當四周之中立大社即澤中方丘而圓其頂即地上圓丘也大司樂冬日至以陽聲召陽氣其律相繼故天神降夏日至以陰聲召陰氣其律相生故地祇出合爲九變陰陽相

得其律相合故人鬼格此所謂大合樂非分祀也二至演樂則分陰陽以召驗之及祀天地配以后稷則同在一處乃坤順承天合同而化之義我太祖皇帝合祀天地最得禮意當時耆儒汪克寬謂祭天必及地尊可以統卑也正如人子奉養饋食於父必及其母豈可分別哉觀此二書則可見矣其言天官書以日及斗爲主語多不能盡憶公本廬之無爲州人祖祥洪武中工部尚書謫海南因家焉故舉吾廣鄉試正統壬戌進士終南京兵部尚書最諳 國家典故所履有聲爲時名臣

張都督不欺

南京僉都督鳳陽張九衢 通文武全材也初守大同與石亨同僚其孫鏞與亨皆娶武安侯妹為友壻最相得亨迎 駕南宮時公方在京使人索賂將爲公及鏞報功公執不可曰吾實未効勞敢欺君乎且貧無以爲獻也卒辭之久之仍舊職改南京未嘗介意及亨敗冒功陞官者皆削謫雖學士黄諫亦所不免而公完名高節竟以壽終可謂賢矣公博通經史尤善吟詠詞翰傑出一時大書遒勁有體予在學時頗好作詩 公謬見重期予大用謂

於詞章相親徵之嘗為作坊牌扁及友琴堂大字今公没已久而予録貞公每睹遺墨為之黯然

馬楊二義上

天順中有二義士曰馬士權楊塤初御史楊瑄劾奏忠國公石亨太監曹吉祥侵占民田 上從徐有貞李賢言以瑄不避權倖命戶部覈實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之以告亨亨入訴言鵬乃已誅奸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 上命收鵬及瑄遂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面詰之曰亨若有罪何不早言

悉下錦衣獄究主使之者衛官奏右都御史耿九
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爲此併執問之鞫謂其阿
附有貞及賢主使妄劾遂下有貞賢于獄會有風
雷雨雹之變降有貞賢叅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叅
政御史盛顒等謫知縣瑄鵬俱戍鐵嶺衛會薛瑄
致仕去欲用王翺翺薦留賢爲吏部侍郎亨慮有
貞之復用也令人僞作給事中李秉彝劾奏吉祥
過惡語甚危激秉彝久卧病則以貌肖者持上之
命訊秉彝至死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言因譖有貞
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等爲此而滅其迹

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獄考
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誥券
纘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誹作逆故出語不
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撰誥券露
其逆謀之理都指揮門達等竟不能折會承天門
災肆赦刑部左侍郎劉廣衡等猶以詐爲制文當
斬奏聞　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發金齒爲民
士權亦免其後門達怙寵驕橫惡同僚袁彬負直
不屈乃使邏卒發其陰私考掠成獄彬潦雷匠楊
塤憐之疏言昔者　雋留虜廷獨彬以一校尉保

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　御前審錄則死無憾併條陳逹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
進
上令逹逮問逹綏塤死令誣大學士李賢主使塤陽應諾逹還以聞遂　命中官會法司訊于午門塤言事由己出於賢無預逹計大沮而彬猶降黜未
幾
英廟賓天言官劾逹罪謫戍南丹以死彬得復官嗚呼天下禍機多由於激向使瑄言甫行而鵬等俟其終則衣冠之辱未必如是之甚也主使之套今

猶襲用之豈成憲然哉賢之不爲孝貞特天幸爾吾於二士乎有感

非非國語

宋劉章嘗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亦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元虞槃亦有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同邪異邪豈紹述而勦取之邪求其書不可得盍亦罕傳矣今以子厚之書攷之大率闢庸蔽怪誣之說耳雖肆情亂道時或有之然不無可取者焉

其非臧密也曰康公之毋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斯乃正論其可以盡非邪至其非三川震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游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鬬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此則肆情亂道甚矣是天變不足畏之所從出也餘類此者不容枚舉此所以來三子者之喙與

雙槐歲抄卷第六

雙槐歲抄卷第七

金錢銀豆

景泰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高穀同知經筵事戶部右侍郎兼學士江淵學士商輅侍講學士劉鉉吏部右侍郎俞山禮部左侍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綱祭酒蕭鎡左春坊左諭德趙琬兼經筵官相傳云是時每講畢　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恒莫能得有一講官忘其氏名常拾以貽之有識者病其媟瀆時

宮中又賜諸內侍以銀豆等物爲開笑楊文懿公守陳時在翰林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　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跽拾多盈袖金璫半嚲羅裳綰贏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閒仰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牟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盌薄如葉并刀剪碎各丹匣也隨銀豆灑金堦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餐不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

倉有米無銀糴糶瓢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嚬安邦只在卹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於乎 國皁用汰至此極矣

黃寇始末

南海賊黃蕭養者冲鶴堡人也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數坐强盜在郡獄逾年所卧竹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肘鐐越獄而出凡十九人商人遂逸去不知所在官隸獄卒追之揮斧而行人莫敢近其黨駕船以待遂入海潛遁

正統十三年九月也於是嘯聚群盜赴之者如歸市旬月至萬餘人十四年八月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爲所敗城中飢死者如壘製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爲所破設開都僞官招誘愚民漸至十餘萬都指揮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廣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逆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城中震恐三司官登城望之刃矢森發相顧涕泣而已

間道告急驛至京師

詔遣都督董興總兵都指揮同知姚麟副之兵部侍

郎孟鑑僉都御史楊信民督其軍尋命信民巡撫

廣東賊既屢勝遂僭稱東陽王改元授偽官者百

餘人據五羊驛為行宮四出剽掠信民舊為廣東

叅議將至賊衆漸散景泰元年春與等進兵時天

文生馬軾隨行至江西夜半聞鷄鳴興問之曰此何

祥也對曰鷄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

及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武王伐紂有此

徵應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

艘其勢甚張衆欲請兵軾曰兵貴神速若請兵則

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

興從之三月初五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及旦以所
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四月十一日興帥官軍
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時信民使人齎榜諭
賊使降蕭養曰楊大人我父毋也當徐思之獲鉅
魚爲獻信民受之立斫數十段頒于有司賊出而
嘆曰勢不佳矣叛蕭養者漸多留者不滿一千會
信民中毒卒鑑乃益加招徠蕭養中流矢而卧爲
官軍所擒於是奏捷于
朝蕭養伏誅餘黨悉平
詔鑑代信民巡撫乃析南海冲鶴大良諸堡爲縣名

曰順德云

王清惟難

王清字一寧濟寧衛指揮慷慨多勇畧常提兵入衛宣德間率所部出喜峯口及至鴛鴦海胡虜累立奇功曾有句云落日龍荒覘虜還劒光直射斗牛寒少年氣節應無敵肯負平生一寸丹正統丁巳陞廣東都指揮以親老不遂迎養陳情乞分俸於原衛

詔許之蠻夷叛據大藤峽清往討有功戊辰總督廣東軍務已已協同總兵駐軍高州廣賊黃蕭㫖養刼

鄉民叛衆十餘萬圍攻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秋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清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廣城中大書詩云兩捧天書鎮百蠻偶因兵敗不生還飄零身世輕於葉磊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回夢墮鬼門關憑君獨有衣相寄爲我招魂宇宙間數日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不絶遂遇害有建橐集行于世

太宰上壽

南京吏部尚書魏文靖公驥天順甲申遇

憲廟即位
詔文武官員五品以上致仕者進階一級時年九十
一歲進一品官階閒居述懷詩云汙迹不覺巳成
翁鎭日優游雨露中一品新陞遵紫詔百年將屆
荷蒼穹松楸入望山逾麗禾黍連雲歲又豐感激
天恩深似海沾濡能有幾人同至巳丑元日年九
十六詩云白頭又喜換年華香藹清芬燭吐花宮
錦任披隨所戀椒觴從泛不須賖年登上壽身逾
健官拜深恩秩更加願祝堯年等天地華夷一統
慶無涯庚寅元日年九十七歲詩云家家簫鼓慶

新年老我風情只自然庭竹禁寒呈晚翠牕梅和雪獻春妍酒香旋漉延佳客詩就清吟續舊編最喜康強勝去歲從人說是地行仙辛卯元日年九十八歲詩云骨肉團圞子與孫升平又喜沐晨昏江河合派歸溟渤夷夏同心仰舜文粲粲呈春梅吐玉欣欣獻歲客過門老臣白首栖蓬蓽只效封人祝至尊秋夜閒居詠懷云步玉登金鬢已霜天恩乞得老江鄉蓴鱸隨分猶鍾鼎泉石長共即廟廊雅素欲追陶靖節踈狂又學賀知章百年已届殊康健任樂唐虞化日長九月十九日病中臨終

詩云泊泊華池水漸來今朝懷抱覺還開上蒼未必重須福殘喘何期更復回瑶島不勞青鳥至蒲雛還許白衣來明當放棹西湖去翠水丹山唤作陪官至一品可謂尊矣年近百歲可謂壽矣國朝大臣罕與之儷期耋作詩固不暇計其工拙也

南苑射獵

京城南有苑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舊也本朝稍增治之自太宗定都以來歲時蒐狩于此天順戊寅孟冬朔旦朝退　駕出既入苑

上由中道從臣分道由左右會于臺下時日加午矣

長圍漸合羽毛畢集

上親御弓矢命中勲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

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賚從臣命之先歸

上御飛轎後至是日天氣明霽風埃不驚歸途見月

馬騰人樂學士劉定之詩云　聖明天子中興年

大閱軍容故卜畋射鴈得書卑漢武貫魚入詠邁

周宣追風玉勒從晨出吹月金笳及暮旋有獲應

爲王者佐屬車命載着先鞭

布衣進心學圖

漳州布衣陳剩夫真晟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心學二圖其一爲天地聖人之圖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曰太極太極左曰静右曰動太極前一字倒朝上曰復静作十六點黒動作十六白蓋太極生兩儀也自是如旋螺狀凡十點變而向左又各作十八黒白點如前而大每一大點包二卦蓋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即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書冬至

乾姤在上書夏至升訟爲義曰立秋咸遯曰秋分否謙爲正曰立冬明夷無妄爲仁曰立春臨同人曰春分履泰爲中曰立夏蓋無太極而一之也其一爲君子法天之圖亦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而大之視前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前一字朝上曰復靜之左半黑而白白復黑動之右半白而黑黑復白即太極圖之陰陽動靜也然白黑皆互圓相入與太極稍異上曰乾下曰坤左曰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主動離之右曰動主靜乾之上書聖要四說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

惺惺法曰其心收歛不容一物蓋採朱子之說亦合先天太極爲一者也總爲之説曰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圖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誠意之事是爲聖功之成

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圈同一渾然粲然而無間矣一敬之功用如是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非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也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即復卦)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一)傳之湯湯以是(日躋)傳之文(緝熙)武(戒)周公(待旦)孔子(博約)孔子傳之顏(心齋)曾(一貫)思(尊德性)孟(求放心)及孟氏没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没而後[illegible]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

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爲
無用故多不求又失其眞傳焉今幸
聖明崇重聖學學校採程朱之議而用之則心學之
傳可以繼朱氏矣夫象理甚明不煩解剝但能體
此下學之功（主敬）至於得其上達之妙（太極全體）則此圖
在我雖四書五經無復遺理蓋秖是吾所得於天
之本心而聖聖相傳者也其至要而廣大悉備孰
有加於是哉故宜朝夕敬觀且樂與同志者共焉
而尤望有以是正之（後書泉南布衣陳眞晟述非進呈體也）書未上
先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

上曰禮部時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

壽星塘

宋廣東經畧使蔣之奇嘗作蓬萊仙傳陳仁嬌香山陳氏女子也自少絕粒修鍊成仙身輕能從諸仙飛遊四方嘗降廣州進士黄洞家今吾邑惟壽星塘山水幽勝甲一邑有物曰赤蝦子者如嬰兒而絕小自樹杪手相牽挂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兒續續垂下甫至地而滅人謂蓬萊仙女遺類也予竊謂不然蓋土石之怪夔魍魎耳又有大鴉高

七八尺立與人齊見肉食即啄去景泰元年冬予瘞先考妣於此人蹤日多二物日少因思劉靜修詩云人道乖張鬼道侵君人盛則鬼衰亦乘除之數天地自然之理也

蓮峯卿雲

景泰丙子仲秋朔旦邑庠行香後忽見五色雲出於蓮峯之上霏靄亘天黃彩爲多予時在黌同舍鄭賢領枇居首自負時名其讀書自扁元吉齋作詩有元吉協黃裳之句予竊哂之因次韻云蓮岫倚空蒼卿雲忽降祥九霄懸錦綺五色煥文章遠

靄無山碧非烟帶日黃虞廷如可獻將補舜衣裳此上瑞也豈吾人所敢當耶

登科夢兆

予應景泰七年鄉試七月時同鄭賢李濬自石岐登舟忽千戶林興來送揖賢及予曰興夢最驗恭喜二位俱登第矣鄭秀才名在前列但山字上如盧狀殊不可識豈蘆傳臚之兆邪黃秀才中五十七名夢中見之甚眞濬不悅佯醉而卧興遂辭去及揭曉予叨領薦額恰如其數有鄭賢在予前乃靈山人也

湯陰精忠廟

湯陰縣西南有岳武穆王精忠廟正統末大學士徐武功有貞所建也其碑文曰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欲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鄂武穆王是已當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華風幾淪戎禍方熾宋之不亡猶如一綫之屬旒國之無人誰與復立王於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禆校至大將

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群盜傾僞齊以蹙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非矯僞而爲者故以恢復爲己任才與忠副名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眞幾滅中原幾復奈何王蔽於奸忘讐忍恥自棄其上而不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郾城戰勝進軍朱仙鎭兀朮將棄洛遁詔趣班師使王持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逼投窮之虜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

身謝罪顧不愈於束手就僇而志不得伸邪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充國之破西羌嘗違詔而伸己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檜之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而裕溫又非王之所肯爲者此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也歟烏乎於此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歎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

者乎歲己巳八月

皇帝初即大位以統慕師㬢　上皇未復寇方内偪乃命侍講臣珵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遏亂畧糾義旅以爲京師聲援而臣珵寔來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爲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生地也閒因行縣至焉既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於庭而諭之忠義及王之祠事皆忻躍願效力其明年春珵以　召還乃具列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　詔可祠既成勑賜榜曰精忠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於是書其事

於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于碑陰碑文內瑆即武功之初名也立齋朱憲副端儀常著岳飛班師論正謂王知變而不知權一時士子翕然韙之予獨致疑以爲不然今觀武功之論寔與予合乃知義理固人心之所同然也當時使王行權而不守正違君命以前征軍士心必解體誰與爲戰而高宗奸檜亦有辭矣是自棄其師兼敗其身也一失其正萬惡皆歸王豈肯爲哉故錄武功之文以俟斷史者採焉

岳武穆遺詩

覽池州府志得岳武穆遺詩二章皆精忠錄所未收者題齊山翠微亭云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得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觀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題池口樂光亭云愛此倚闌干誰同寓目閑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颻外征帆杳靄間予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閑

理宗本生系

宋史理宗紀不著本生世系獨於宗室表見之按燕王德昭生舒王惟吉惟吉生盧江侯守度守度生嘉國公世括世括生房國孝恪公令稼令稼生

修武郎子頙子顋生伯旰伯玗生師意師意生希瓛希瓛生理宗若濟王竑則秦王德芳之後德芳生惟叙惟叙生從溥從溥生世堯世堯生令畋令畋生子乙子乙生伯存伯存生師丑師丑生希瞿希瞿生竑於寧宗爲近屬故當時立竑爲皇子而以理宗後榮王者盡親疎之殺云

莊周亂名實

偶讀莊周之書觀其論事之體如懸河立海電馳霆擊龍蛇走陸而雲烟綺天令人驚喜而不能已至其荒唐誕放啓天下後世亂名實而紊載籍是

則可以憑怒也周之罪大矣蓋其稍據實事附入己說如接輿之歌者是也而聖賢行跡自此不足信詭爲姓名恣其伸喙如肩吾連叔之問答者是也而古人姓名自此不足信虛實相半是非交雜如意而子問許由仲尼見老聃之類是也而天下實理自此不足信自周之書行而古今之事紛糅顛錯虛實混爲一途而不可盡識矣其尤甚者則姓名之詭撰足以眩人之聽聞非若事跡之尚可稽也余嘗謂編輯類書當分實事寓言二科以精别之斯爲無弊且以小說諸書攷之如牛僧孺之

玄怪録郭元振烏將軍事本寓言也祝穆於事文類聚則以爲實魏泰之碧雲騢所載司馬光嘗妓事本謗詆也陰復春於韻府群玉則以爲實龍城記所載趙師雄夢梅花事本戲筆也惠州志則以爲實梁四公記所載姓名本不知所據也王應麟於姓氏篇則以爲實開元天寳遺事所載張彖冰山事有無本不可知也資治通鑑則以爲實似此之類未易枚舉遡其所自則莊周啓之也六經語孟之書聖賢純粹有其事則書未有詭撰其事者有其人則書未有詭撰爲人姓名者經於秦火壞

於漢儒葢循有致疑於其間者矣然則小說孟浪無稽之浮談其可據以爲實乎故嘗以爲自六經語孟諸儒正說之外太半皆烏有無是公也豈非莊周作俑之罪哉

薛文清公德學

內閣學士河東薛文清公瑄名德碩學海內推重嘗爲御史巡按山東建言謂內外風憲緘默不言顧都憲作惡之後公考滿頋署下下不稱職坐是不得進階及封贈父母公未嘗介意見於顏色其涵養可知也景泰辛未秋七月以大理右寺丞

乞致仕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江公時用淵言於
上曰薛瑄歷官罷而復起始終不易其操昨者奉
命督四川雲南糧餉以給貴州之師日夜勞心思竭
筋力以底有功今年纔踰六十耳目聰明未覺衰
耗臣愚以爲瑄之學之才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
不宜俯徇其情聽之去也於是　詔留復職尋陞
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果入內閣時論方重顧公以
江公愛惜人材之心較之其優劣何如也天順丁
丑薛公主會試未幾去位予在太學往謁送之以
復性爲問因質以繼善成性與相近之義剖析分

明謂繼善即天命成性即氣質孟子指天命本然説孔子兼論氣質其説乃備德容温睟言詞質直眞君子人也忽一客至予辭而出同舍王舉人琰嘗以史中諸疑悞質之如宋太祖授受事公尋思徐曰多聞闕疑若此闕之可也蓋確論云

郕邸官寮

正統庚申

景皇在郕邸吏部奏

勑擇儒臣爲官寮人皆托故避之其不得已就者翰林侍講東萊儀銘爲左長史修撰吳郡楊翥爲

右長史訓導嘉興俞山晉江楊興爲伴讀中書舍人金陵俞綱爲審理正南昌余儼太原朱綬爲審理副皆不由科目者及　王即大位首擢二長史皆侍郎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翥終禮部尚書山爲鴻臚左寺丞歷少卿吏部左右侍郎興爲戸部郎中陞南京戸部侍郎綱擢太僕少卿晉兵部右侍郎且竊居内閣月餘罷儼遷僉都御史綬遷大理少卿人之功名富貴不可豫料如此綱字廷立嘉善之胥山鄉人後徙金陵無他材能以生員薦入翰林預修

宣廟實録得中書後驟進得與密勿人訖爲異
英皇復辟加太子少保仍兼侍郎改南京禮部致仕
怏怏病卒其遭逢可謂過分而綱猶不自足有女
爲柯狀元繼室每述其父觖望之言殊可笑也

彭蠡纜精

天順初元予計偕北上經彭蠡湖舟人言宗三秀
才靈異甞具牲醴求神福者問之扣齒搖首不敢
言既望與後乃言曰昔
聖祖之鏖戰僞漢也有椶毛巨纜分判爲三歲久化
爲蛟龍宗三一宗二飛騰而去獨其季弟淹留在此

每蜿蜒波濤中舟人稍欠修敬遇之輙有禍敗或化爲丈夫題詩作讖後無不驗予大不然之後告往南監再經其地則妖已熄矣時都昌孔知縣韶文鏞者最號廉能偶歲大旱聞其出沒乃往驗之一巨木歲久爲水草交洛眞若鱗鬣然笑曰宗三秀才乃汝邪命左右秉炬焚之了無他異韶文由是聲名大著累官至右副都御史工部侍郎系出先聖家于姑蘇景泰甲戌進士

絶句近唐

景泰甲戌選進士十八人改翰林庶吉士入館修

寰宇通志書成授官首則丘文莊公濬次則彭學士華尹學士直俱編修而牛綸以太監王姪亦與焉授科道者吾鄉東井陳先生政及耿裕金紳劉釪孟勳嚴洤何琮甯珎陳龍黃甦王寬吳禎也修書無攻課業惟此科為然彭長於絕句詠陶淵明云解印歸來雪鬢飄呼兒滴露寫前朝丁寧莫取江頭水恐是金陵一夜潮題王明妃云抱得琵琶不忍彈胡沙獵獵雪漫漫曉來馬上寒如許信是將軍出塞難風味近唐人矣

古廡紋織錦圖

仁智懷德聖虞唐貞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
傷嗟情家明他榮志虧闕亂作八讒佞奸凶害我忠貞祭凶慈維思恭基河
慘歎中無鏡紛爲焉明離受消源禍因所怍慈極驕名偷頑孝和淑自爲隔
懷恨傷君朗光誰終榮苟不義妃班女婕奸辭替漢成齊浸休家貞記孝鑒
慕所路房客珠感極城傾任戒后璧變趙氏飛燕寵生景篡退遠敦貞敬殊
增離曠悼飾曜思宇熒猶炎盛與漸至大伐用昭青青昭愚謙危節所是山
憂經遐清華英多蒼形未在慎深慮微察遠禍在防萌西滋蒙疑容持從梁
心荒淫忘想感所欽岑幽巖峻嵯峨深淵重涯經網羅林光流電逝推生民
堂妃闈飛衣誰追何思情時形殊歲識調松衍居歡如陽移陂施爲祗差生
空后中奮寂爲相如感傷在勞負物知終始疇獨懷何潛西不何誰神無感
惟自節能我容聲折自致君想頹喪改華容是爲女賤曜日日激與通者曠
思興厲不歌冶同情學致側夢仁賢別行士念誰賤鄙弱白無憤將上採悲
詠風燕歎發觀羽[illegible]龍析客衣詩情明顯然哀情時傾英殊衰珠身節菲路
和周楚長變華宮尋虎彫飾繡始璇璣圖義年勞歎苛華年有志篤志封長
音南鄭歌商流徵殷繁華觀懽欸始心詩興感遠殊浮沉時盛意麗哀遺身
藏鄭衛謀齊雅情多文雅壯頹無平蘇氏理往憂歲異浮惟必心華惟下微
摧伯女志興榮傷藻榮離充婦比作麗辭日思慕世興斷隆遵榮感體惆
悲窮河遐碩翠感生眼漫丁寧詩風興寒鳥懷悲哀誰遊從無一俯作巳
聲[illegible]路人深我報[illegible]余驕感[illegible]感情者頹然[illegible]體仰[illegible]歲

發透其威情惟憂何艱生時盛昭業傾思未感我流若不足容成幽
曲姿歸遊頑難悲苦懷思苦我章徽恨徽玄悼歎戚知沙賢廊離儀房
秦王懷土眷舊鄉身加燕愁悴少精神遐幽曠遠離鳳麟龍昭德懷聖皇人
商遊桑鳩揚仇傷榮身我乎集殃愆辜何因備嘗苦辛當神飛文遺分婦賤
弦西翳雙激好摧君深日潤浸愆思罪積怨其根難尋所明輕殊孤乖鴈爲
激階陰巢水悲容仁均物品育施生天地德貴平均勻寄通身榮姿殊翔女
楚步林燕清思發離灌漢之步飄飄離微陋喬木誰陰一感寄飾散齊應有
流東桃飛泉君歎殊心改者識聽親聞遠離殊我同衾志精浮光離哀傷柔
清廊休翔流長愁方為伯在誠故遺舊蹊故君子惟新貞徽雲輝羣悲春剛
琴芳蘭凋茂熙陽春牆面殊意感故新霜冰齊潔志清純望誰思想懷所親

四圍縱橫初行八行十五二十二二十九行及仁嗟斜至春親琴廊斜至基津以朱畫其形如織按讀法此色凡三圖餘四色各一圖共詩三千七百五十二首

四隅嗟情至英多遊桑至長愁神飛至悲春以愁至持從縱橫皆六字以墨畫

正面妃闔至襲悲移肢至貴辭縱六字橫十三字兩旁庭闔至防萌身我至惟新縱上三字橫六字以青畫

中方正面龍旂至[illegible]情至暮世纜四字橫五字兩旁寔歲至行士詩風至微玄縱五字橫四字以紫畫

小方四隅思情至側[illegible]浸至若我衍居至賤鄙懷悲至戚知纖橫皆四字文中一縱合五字詩情至[illegible]縱橫各五字詩始淫無端始淫理辭空中心[illegible]

古廉李祭酒時勉敘曰扶風竇滔妻陳留令武功蘇道賢第三女也年十六適滔滔爲苻堅秦州刺史有能名後以事忤堅謫戍燉煌及堅取晉襄陽擇守復起滔拜安南將軍鎮襄陽始滔有寵姬趙陽臺善歌舞寘于他所蘇氏偵知之求而加捶楚焉滔頗恨 陽臺又媒孽蘇氏短而譖諸滔由是情好日疎暨滔赴襄陽邀蘇氏與俱忿不肯從遂携陽臺以往絕蘇氏不復與通音問者久之蘇氏悔恨不得以伸其思乃織錦爲回文遺家僮徧齎之期至滔所欲以感動其意滔覽之不釋于者數

日乃得探其憂鬱之情而悲傷之遂逐陽臺之關中具車從迎蘇氏至襄陽恩愛益篤於初吾友黃君卓持此圖以示余余感夫世之惑讒邪以害正被謗以自屈者曾不如蘇氏之善諷諭之能悟而由其正也特為賦詩云蘇氏名蕙字若蘭滔字連波右將軍于真之孫朗之子也今觀此詩三言似急就四言似千文五七言似古選首言娥英以比嫡妾中反飛燕以比陽臺出入經史反覆成文事林廣記所載未云須彼兄夫及早還者其贗可知矣

斐槐歲抄卷第七